

四季

在寓所后门,有一丛蓬勃的竹子长得有三层楼高,翠绿与鹅黄相杂,不甚规整但枝繁叶茂。看似有过主人精心栽培,其实纯属无意抛掷,正应了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

这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。那年刚搬家,因为平生喜竹,就买了一盆细枝嫩条的竹盆景供于书桌上。这案头竹瞬间驱散了房间的沉闷与无趣,带给我一簇喜悦。这细竹就这样守着我的案头,体贴地倾听我不分昼夜地敲打键盘,偶有风吹入,它心领神会地俯仰有致,很是通灵。这样静好的日子有过两年,某日我发现桌上的竹子开始枯黄,很不合我那时的心境。于是,只好整盆搬至后门一块空置的草地,冷落搁置。我不再经常照料它,任它在草地与下水道井盖旁生存,由于渺小,它的存在也没有引起邻居更多的在意。就这样,这丛竹子在倾斜的陶盆里默默地挣扎着,时而储一汪雨水,时而掬半盆阳光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主人的忘却,它自顾自地吸取着日月的光华,渐渐地活成了自己的模样。

我几乎忘记它的存在,它也不祈求我的关注。不管是顶碎陶盆厚实的底部,匍匐着把根扎进土里,还是被风刮得个底朝

门前竹

□李健

天,把自己活成一蓬杂乱的野草,它都以自己的韧性努力地吸纳能获取的养分,不慌不忙地为拔节与分蘖作自己的积攒和努力。每生长一寸都是它向星空的致意,每一次风雨中的弯腰,都在向世人展示生存的不易。

我想,窘迫中的人身处绝境时也应如此。

案头之上,竹的伸展空间有限,加上室内缺少阳光雨露,遂成枯黄的结局。之前关于竹的修长挺拔、有品有节的古典意象,一时间荡然无存。然而,弃竹坚韧,它在渐渐长高,出乎想象的翠绿和高挑,宛如平野中迎着风披着秀发的女子,一阵风来裙裾窸窣窸窣,渐渐它又似乎长成了一片伞,足以为人挡风遮雨,或夏日遮阳。于是竹下成了十来辆电动车避日的地方,我们都乐观其成。只是夏日我要为其修剪枝丫了,秋日扫黄叶,还需乘着大雨滂沱压弯枝头的时候,乘势剪去垂挂的竹盖,还它一个清爽、规整的姿态。

某日,这被我丢弃的竹子竟悄悄地在

一个深夜,敲了我二楼书房的小窗。一双小手呈“个”“介”字形,透过书房的中空玻璃向我挥手致意。我这徒有四壁书架的书房,在它离去之后愈加显得局促,它要不是早前让我提了出去,恐怕此时也会有某种窒息。我推开窗,让它的枝条轻触我的手指,我如握小儿肉肉的小手,有着天地初开的感触。顽强活下来的生命,本就该受到至高的敬仰!而能活得这么通透,不厌弃旧主,更让人心生敬重。我固爱竹也曾弃竹,遵从其生长的规律,交予自然去物竞天择。对子女我亦如此,教化他们自爱、自尊和善良,迎难而上攻坚克难,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门前那一丛弃竹,从一丛长成了一簇,又从一簇长成了一片,它日夜摇曳在我的视线里、梦境中。



(CFP 图)

农气的我

□曾德涵

间的转换,更是一场灵魂的蜕变。

上班途中,有一块牌子写着“进入市区,禁鸣喇叭”。这像一道无形的界限。一天我不经意瞥了一眼,蓦然惊觉:我家竟始终在界限之外,在城乡的交界处徘徊。从此,我坦然接受“城郊人”的身份,半城半农,恰是我生命印记的真实写照。

农气的印记,往往在细微处自然流露。或许是不尚浮华的衣着,或许是经风霜的肌肤,或许是劳作时娴熟有力的身手。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,如同难改的乡音,成为我们辨识同类的密码。

数十载职场生涯,每当遇

见来自乡间的同仁,总能在三言两语间找回熟悉的韵律。我们频频共振追忆日出而作的充实、日落而息的安宁;怀念炊烟袅袅的诗意、溪流潺潺的静谧。那些被露珠打湿衣角的清晨,那些泥土在指甲缝里发芽的黄昏,都化作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慰藉。

如今站在人生的秋日里回望,才惊觉岁月匆匆。童年的梦尚未醒转,半生已过。曾经以为衰老遥不可及,蓦然回首,连青春都成了记忆。时光不可追,旧我不可寻,唯有这一身农气,如陈年佳酿,历久弥香。

这农气,不是需要洗脱的尘垢,而是大地赐予我的生命底色。它让我在都市的喧嚣中保有内心的沉静,在人世的浮沉里守住本真的淳朴。原来,我们终其一生逃离的故乡,最终都成了灵魂的栖息之地。

物竟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母亲讲起亲手制作的丝瓜络便滔滔不绝:“此物为丝瓜络,别看平时晒干之后是硬邦邦的,但它不像钢丝球那么硬,遇水就会变软,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很好的不沾油特性,能用来洗碗碟。丝瓜络结构松散,风干后也不易有异味。”

事实胜于雄辩。用过丝瓜络的人,想必都会由衷地感慨:这样手感好、纯天然、易风干,而且去污快的厨房神器谁不想拥有?甚至,貌不惊人的丝瓜络,在中医眼里用途甚广,《本草纲目》对其有记载。

时至今日,母亲一直种着丝瓜,我们的厨房里也一直挂着一截母亲制作的丝瓜络。

山村竹片火

□涂国芳

琅琅的读书声……

那年头,要是村道上有许多竹片火亮起来,那就是村里有事发生。譬如放电影,第一次看电影《南征北战》,不仅邻村的人来,连邻县的人也来了。村道上,几里路的竹片火连接成“火龙”;也可能是演猴戏卖膏药,锣鼓喧天,拿着竹片火赶路的大多是小孩;还可能是开大会,大人拿着竹片火匆匆而去……

印象深刻的是,1958年的夏夜,水库建设场面热闹非凡,水库周边山坡燃起几堆松明火,土坝上插着几十支竹片火,挖土的人汗流浹背,挑土的人你追我赶,推车的人来往如梭……夯坝的场景最吸引眼球,号子声响起,四条绳拉紧高高扬起,

一松手,石头“砰”的一声沉重地砸在坝上,周围的山也响

起沉闷的回声,一声声,一下下,似乎天在摇,地在动,竹片火也被震得一闪一闪的。

农历十五前后的夜晚,月朗星稀,一般不用竹片火,老路熟道,闭着眼也不会走错。遇黑夜刮风也不要紧,竹火把不易熄灭,灰烬会自燃,迎风用力挥舞几下又亮了。有一次,我和一群小伙伴去看高甲戏,戏演完,大雨倾盆,各家大人难免抱怨几句。我父亲却二话不说,伏下身子,一手将我揽到背上,一手捂着竹火把,踩着泥水赶路。竹火摇曳,我紧紧伏在父亲的背上,舒适温暖。

还有一年,村中办起夜校。不管刮风下雨,每天晚上6点至11点,但见村中的小路上,人流穿梭不息,竹片火通明,书声琅琅,歌声嘹亮。

1965年冬天,大队建起了两座小水电站,家家户户有了电灯,竹片火渐渐消失,成为家乡人心中难忘的一道风景线。

食事



捞起来的油酥饼热气腾腾的,母亲总会让我们先尝鲜,一边吩咐着:“小心,烫!”

现在,很少有人在家里自己做油酥饼,想吃就去买现成的,但拌面粉用的往往不是猪板油了。

母亲尝了我带回家的烧饼后说:“还是自家做的油酥饼好吃。”她说,等过年大家团聚的时候,给我们做一次正宗的家乡油酥饼。

乡情



我的老家在一个叫下辇的地方,虽以侨乡闻名,却也是骨子里浸透着泥土气息的农村。生于斯长于斯,老家承包了我整个童年,满载着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,更在我身上烙印下洗不尽的农气。

常言道“往上三代都是农民”,于我而言,却不必追溯这般久远——我这一代便真切地与土地相拥。那些在田埂上奔跑的岁月,指尖曾沾染稻谷的清香,掌心抚慰过地瓜藤的缠绵。溪流中鱼儿的粼光、田埂边青蛙的跃动,还有那些在院子里踱步的鸡鸭、在笼中咀

嚼菜叶的兔子,都是我生命最初的注解。

土生土长的我,骨子里便有着地地道道的农气,农气的心结一直在我的心中幽居,好几十年了,挥之不去,纵使生命经历千山万水,涛声依然,农气依旧。

即便后来随父母迁居城市,土地的印记依然如影随形。我依然习惯赤足行走,这让我父亲和同事惊诧不已。我家经济一般般,但还不至于买不起一双鞋,那份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渴望,早已融入血脉。从田园到城市的迁徙,何止是空

母亲的丝瓜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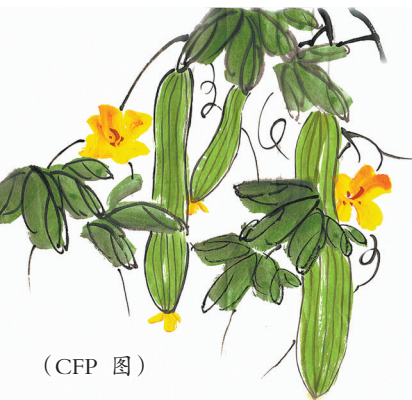
□林美聪

“我感受到自己的可耻,也感受到丑石的伟大……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受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、寂寞生存的伟大。”如果你读过贾平凹先生所写的《丑石》,或许会对这一句话印象深刻吧。丑石是如此其貌不扬,遭人嫌弃,可它却以惊人的身世推翻世人的鄙夷。无独有偶,小时候我也曾对门前的猪舍、瓜架心生厌弃,但它们却是母亲眼中的“宝”。

那时,我们家的房子左侧有两间石头砌成的猪舍,母亲专门用来饲养家禽。母亲还在猪舍前搭起竹架,竹架底下种上菜苗。我心里直犯嘀咕:这里种出来的蔬菜能吃?没过多久,竹架就缠满了藤蔓,甚至有一天藤蔓上开出一朵朵黄色的小花,长出一条条丝瓜。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丝瓜,我们的饭桌上多了一款下饭神器——毕竟米饭菜上丝瓜炒蛋的汤汁,别提多美味了。

我们这才才谙母亲口中的宝为何物。我们不必再为一发不可收的家禽粪便无处可消而发愁,只要一铲、一泼,就能让这些家禽的粪便找到归宿,发挥最大价值。有了这些肥厚的养料,瓜架上天天都能伸出丝瓜条,丝瓜吃不完又可以丢给猪舍里的家禽充饥,形成一个共生共荣、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。

如果你以为丝瓜已经物尽其用,那就大错特错。这时,母亲那双巧手像是施过魔法,把过了采摘期、长老的丝瓜摘下,处理后进行曝晒。待彻底晒干之后,又抖落外皮。瞧,一条黄色、棕色或白色的网状



(CFP 图)

天伦



每当看到孙女孙儿在亮堂堂的日光灯下读书写字,常想起自己儿时,在竹片火光下攻读的情景,心里感慨良多。

我的老家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间,流水潺潺,房屋掩映在葱郁的树林中。曾几何时,照明靠的是煤油灯、松明柴、竹片火……如今,很多人对竹片火已是似懂非懂。

竹片火是用竹片点的火。劈竹片是个技术活,先把整根毛竹锯成一米多长的竹段,竹段劈成一根根竹片,竹片劈成不厚

不薄的竹青(或叫“竹皮”)和竹黄。再将竹青、竹黄扎成捆,放入稻田里浸,浸后晒干,如此反复两遍,就收回备用了。平时点燃一支竹片,就够照明;若是人数众多、场面较大,那就点燃多支,那就是竹火把。

20世纪50年代,我们要在夜里读书写字,用竹片火照明,既省钱又实惠。夜幕降临,大人将竹片插在厨房柱子上的“火眼”(用长铁片对折锤炼而成)里,点燃竹片,厨房顿时明亮了。山区孩子没有专用的书房,而厨房宽大敞亮,冬暖夏凉,便成了绝佳的学习场所。至今,我脑海还不时浮现出一幅景象:家家户户亮着竹片火,响起

油酥饼

□陈迎东

总是嘴馋,母亲就会想方设法弄一些好吃的,油酥饼就是母亲擅长制作的美食之一。

把小麦粉倒在簸箕上,依着面粉的量,母亲舀了几勺前一天刚炸好的猪板油加进面粉里,倒进适量的水,慢慢揉搓均匀。地道的油酥饼用的是猪板油,一来可以提香,二来面粉不会粘腻粘手。面粉揉好后晾在一边让它“醒”一会儿。趁这会儿空档,母亲把花生米炒熟,搓掉膜衣,用捣药的小石臼捣成小米粒大小的碎屑。这道工序颇为关键,力道要拿捏得当,如果把花生捣得太细,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扑鼻的香和酥脆的口感。再剥几瓣蒜头,剥成米粒大小,和白糖倒进花生碎末里,一

起拌匀。那时候做油酥饼都是手工捏出来的,不像后来有了模子。

母亲天生有一双巧手,每个油酥饼做得大小差不多,饼的裙边也折得好看,饼有半月形的,也有圆形的,中间留一个洞,像平安扣。油酥饼炸好起锅,总有一些大小不一的歪瓜裂枣,或者一炸就咧开露馅的,不用说,那些是小孩子们的杰作。每次做油酥饼,我们几个总是自告奋勇,孰有介事地主动帮母亲。母亲明知我们只会帮倒忙,却不阻拦我们,反而耐心地教导。就算我们做出的是“次品”,她也不介意。

油酥饼还在油锅里翻腾的时候,香味就止不住飘逸出来,引得我们围拢在母亲后边,一个个像小猫猫般动着鼻子。刚



心平能愈三千疾,心静可通万事理。且行,且看,且从家。



主办单位: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泉州市艺术团 晋江市文保中心

老君岩记

□陈功

如何探究函谷关与古晋江的距离

这是一枚落日反复思考的问题

人活成石头难,而石头长成人像

则容易得多。我积攒半生的雨水

不够用来读懂你的藏品

在你掩耳之后,这漫山遍野斑斓的马匹

它们的缄默有了共同的纹理

人世间的太多的隐疾

需要老虎脚的青草移身去处

我没有多少余力远游

从风沙吹落的驼铃声,通往彼岸的出海口

身旁遗世的山坡足以让我心生敬畏

万物用旧,必能生长新意

许多人和我一样,不问来路

只求归途。但我依然要

赞美你宽阔的健康和长寿

想象摸着你的脚趾,就能摸到

一把无门的钥匙

当众生转过腰身辨别什么是空气中的矿藏

我说服自己,像古榕树一样懂得满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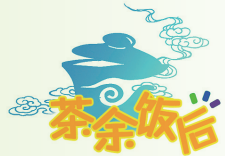
懂得从鸟鸣摘下枯茎的陶醉

在《道德经》的褶皱里

饲养一片无须抚慰的苍茫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趣说“未央”

在古风小说或电视剧里,“未央”是一个高频词,“未央”又是何意呢?其实,“未央”的含义十分丰富。

“央”指“中心”,“未央”代表“未半”。早在《诗经·小雅·庭燎》中就出现了:“夜如何其?夜未央……”诗里的“未央”指没有过半,并非指“没有尽头”,这也是“未央”一词最初的含义。南宋朱熹在《诗经集传》中注释:“央,中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央”字主要含义的解释是:“央,中央也……”

“央”本义为中央,亦衍生出广大、久远的含义。司马相如《长门赋》“览曲台之央央”中的“央央”,即为“广大”之意。

在汉代,“未央”一词常被用于表达对美好事物或愿望的期许,如“长乐未央”。汉代还建有未央宫,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用法的流行。

铜镜铭文上,“未央”同样多见,荟萃了当时流行的祝福语。

此外,“未央”也作人名。在古代,“未央”是比较受欢迎的人名,西汉皇室及贵族中已有以“未央”为名者,普通人里叫未央的也不少。

诸多意象的交织,或豪迈,或幽怨,或志得意满,或看淡世事,都为“未央”赋予了更复杂的况味,也让它历经千年,仍然在文艺作品里鲜活如昔。